



菩提树下

□马继远

去往重渡沟的路上,收到朋友发来的手机短信,提醒我一定要在景区里的千年菩提树下许个愿。“很灵验的!”朋友言之凿凿。

提到菩提树,很自然地,我想起了六祖慧能那首有名的偈语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”佛偈的深意我虽至今不曾领悟,在心里却早已对“菩提”有种莫名的喜欢。一株千年菩提树,又该是何等风华!

秋日的重渡沟,绿竹竞秀,红叶欲燃,堪为人间仙境。漫步其间,如果不是导游刻意提醒,我恐怕要与千年菩提树擦肩而过。这株千年菩提树并不出众,没有植物学相关知识,又不具备佛眼慧根,普通人很难把这佛家圣树,从众多的参天大树中辨识出来。

伫立于清溪边的千年菩提树,伟岸高大,亭亭如盖。导游告诉我们,菩提树一般生长在气候温润的南方,在北方很罕见,整个重渡沟景区也仅此一株。

那么,这株菩提树是如何在此落地生根的?当初,想是因一只不知倦怠的鸟儿,远涉千山万水,口衔一枚菩提子,欲奔往无上之境,却无意间将菩提子遗落此地。菩提子在此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,最终成就了千年后此处胜景。这一切,原本可能缘于偶然,出自无意。

长久以来,这株千年菩提树静静地隐身于深山,作为一株树,以树的形象存在着。如练飞波从其脚下奔流而过,似纱雾岚在其枝叶间轻轻缭绕,无数鸟儿可能也曾经在其枝头栖息欢唱。而它,安然地守望着这一切,俯仰天地,泰然自若。

没人能说清是什么时候,又是谁,认出了这株千年菩提树。2500多年前,正是在菩提树下,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王国的王子乔达摩·悉达多,静坐修炼七昼夜,终于超凡脱俗,彻悟成佛,菩提树由此成为佛家圣树,受到众生景仰。重渡沟这株千年菩提树,自人们知道它的本来面目后,也开始被顶礼膜拜。

菩提树下,游客纷纷合拢双手,闭目许愿祈福。但凡站在树下许愿的人,想必总有所求,求之不得,才意欲祈求这颇具佛因的菩提树的护佑。不知这千年菩提树,能否承受芸芸众生许下的纷繁愿景,并帮助人们成就美梦。微风吹过,菩提树繁茂的枝叶,也只是含笑飞扬,轻轻抖动。

佛祖当年放弃世间荣华,战胜种种邪恶诱惑,最终得以明心见性,彻悟因果。世人却又带着满满当当的念想,在树下祈求佛祖,保佑自己实现种种愿望。而回到世俗红尘,他们还是孜孜不倦、永不满足地继续各自的追求。

曾经读过这样一个佛家故事:老僧在水壶里装入盐块,再盛满凉水,让弟子想办法把盐块融化。弟子无法做到。老僧将水壶倒掉些后,轻摇几下水壶,盐块即刻融化了。弟子这才明白,心中的欲念如果太满,不给自己留些转身、回旋的余地,永远修炼不到佛的境界。

什么是佛?平常心即佛。

菩提树下,能够看透、放下、随缘、自在,或许远比祈求菩提树庇佑有意义。正如佛偈所言,“菩提本无树”!千年菩提树,也只是一株怀着平常心的树而已。

生活在汝阳多年,只知道云梦仙庄、桃园胜境,却不知道过了桃园和仙庄,七弯八拐后还有这样一座村落。

远远地,路边一层层石崖反射着夕阳的红光,崖上两株柿子树伸展着枝杈,抚摸着天空。柿树掩映下,露出一角红砖房顶。同行的人说:“那就是石头村。据说曾经出过大官。”

村头的空场上,徜徉着的黄牛、白花奶牛,见到人来,温和的大眼睛略显警觉,然后甩一下尾巴,转身缓缓地离开。

走过村里新盖的几幢民居,迎面是一条小巷。两边石墙经过一夏的淫雨,显露出片片斑驳。几茎瓜秧从墙头垂下,半腰里开着一朵两朵的黄花。夕阳从墙缝透过,残败的一切便镀了金,呈现出图画般的古朴之美。在墙角、门前随处可见石头的物件,如石臼、石槽,还有一块大方石,上面有几个并排的小孔。村人说,那是拴马石。

如果留心,在村头一堵山墙前,或者在一座墙塌后留下的乱石堆里,俯拾皆是形态各异,表面密布均匀小突起的“瓜子石”、“葡萄石”。同行的奇石收藏者愚山说,这种石应该是一种化石。亘古以来,大自然厚赐它们长久地生存,它们周身便刻满了时代的印迹。在乱石堆中翻翻,还真有一块老母鸡状的瓜子石,我大笑起来,如获至宝:“这是一只凤凰呀!”

石头村村委主任的家是村里典型的新旧结合院落。临街是两间半石头房,开着一扇拱形偏门。进了门,走过穿堂,进入有石墙、石阶、石凳的院子,院里石榴正挂果,烧汤花开得满院灿烂。大狼狗躺在院子当中,任小狗崽在怀里拱来拱去。见主人热情接客人入院,它抬头看了我们一眼,仍垂头环护自己的孩子。

上屋的石墙和木门木格窗已经破败。穿过屋子,来到红砖到顶的两层小楼前,客厅里电视机、摩托车一应俱全,仿佛让人一下子从古代穿越到了现代。

我们用相机、用画笔,捕捉着依石墙踱石块走来走去的村民,记录下他们在石井台上汲水洗衣,记录下他们在石臼里舂米,记录下他们俭朴而简单的生活片断……他们羞涩而宽厚地笑了,央告我们再来时把照片送给他们,央告我们不要嘲笑这里的落后……

在外人眼中,石墙、石屋、石器皿是一道道风景,是可以增值的收藏品,而村人却把石头村当做走不出的樊笼。

临走,我们劝村人,翻盖新房的时候,一定不要破坏这些旧房子,保存下来,那便是一个久远时代的真实记录,是文物,是古迹。

石头村

□非花非雾



冬阳温柔

□高延平

初冬时节,城里的大街小巷竟然一地金黄。如此抒情的色调,是从路边法国梧桐枝头被性急的北风扯落的,于是那树叶一片片风情万种地牵扯了行人的视线。我算是有福气的人,赶在清洁工人将满街的金色收入手推车之前,领略了这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染色之笔。

空气中散发着树叶特有的淡淡香甜气息,叶片的黄重叠着另一层柔柔的黄,不是淡淡的金色。这金色来自高高矮矮的树杈枝头,来自城市里的钢筋丛林,来自曾经燕子衔泥青砖碧瓦的房檐,来自天上那一轮圆圆的笑脸,来自冬阳。

这美妙动人的阳光,是我我共享的一份惊喜。

绕过两盆绿油油的植物,身不由己地踏入一家茶社。那一扇不曾关闭的门,仿佛已候我多时,手掌触摸门扇,不期然惊动了门把上一串精巧的挂件。入堂,踏着弯弯曲曲的石子小径,在大大的玻璃窗前落座,霎时,冬阳满身。

午后的暖阳泛着饱满的金色,与咖啡柔媚的香气相融,咖啡的香味似乎被那一缕缕不期而至的光线缠住了,想走,却不舍得走,于是更把自己的温柔留在这浪漫一刻。

还是那缥缈的茶香诱人,香而不媚,淡而不寡,观之似溪水入潭,品之则满口清香,怪不得古人云:断送睡魔离几席,增添清气入肌肤。

旁边的摇椅上坐着一位清丽的女子,玉一般的

手臂上套着一个玲珑剔透的镯子。光滑整洁的木桌上,摆着精巧优雅的咖啡杯,她用葱白细指轻轻地划动勺子,杯子里的咖啡便缓缓地跳着慢曲,勺子与咖啡杯偶尔相碰,发出悦耳的“叮叮”声,一时间,大厅里似乎流淌着动人的琴声。

未见伯牙挥手,哪里飘来悦耳的琴声?

来往的脚步都是轻软的,似乎皆是武功盖世的侠客,衣袂飘动之间,人已经端坐于茶香四溢的木桌旁。我知道,他们是不愿惊动慵懒于暖阳中的人们。店里的饮者,或一对对儿牵着手,或三五人围在一起,咖啡、香茗,伴以干果、点心,语调极轻柔。而默默相对的情侣,仅那缠绵如丝的目光,便足以倾诉彼此的心声。

用心去感受午后暖阳,轻轻地把阳光挽入心房,静静地听它奏着慢板,一种无以言说的舒适感如茉莉花香弥漫,渗入每一根神经的末梢。轻依摇椅,轻轻地摇,甩甩头,露出在斑驳城市里生锈打结的发结,让阳光梳理我曾经茫然无助的发梢;一粒粒解开束缚身体的纽扣,脱下僵硬沉重的外套,让阳光吻住我那一根根潮湿孤单的睫毛。

醉了醉了,无法不醉,慢慢落下酸涩的眼帘,疲惫已久的沧桑外壳被一层层剥下,我袒露胸膛,自由地呼吸。

默默地感受它的爱意,这个下午,这柔软醉人的冬阳。